

纽约时报畅销小说



The Sicilian

马里奥·普佐经典《教父》续集

西西里侠盗挑战黑手党传奇故事

残暴但动人的意大利社会动荡史

西西里人

[美] 马里奥·普佐

祁阿红 译

Mario Puzo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Mario Puzo



西西里人

[美] 马里奥·普佐

祁阿红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西里人 / (美) 普佐 (Puzo, M.) 著; 祁阿红译.

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-7-5327-4996-6

I. 西... II. ①普... ②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21182 号

Mario Puzo

THE SICILIAN

THE SICILIAN by MARIO PUZO

Copyright: © 1984 by MARIO PUZO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& OLSON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© 2010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西西里人

The Sicilian

Mario Puzo

马里奥·普佐 著

祁阿红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丁宇岚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图字: 09-2007-455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2 字数 241,000

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996-6/I · 2811

定价: 28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6834427

献给卡罗尔

目录

第一卷

迈克尔·科莱奥内

一九五〇年

1

第二卷

图里·吉里安诺

一九四三年

35

第三卷

迈克尔·科莱奥内

一九五〇年

213

第四卷

唐·克罗切

一九四七年

235

第五卷

图里·吉里安诺与迈克尔·科莱奥内

一九五〇年

329

第一卷

迈克尔·科莱奥内

一九五〇年

第一章

迈克尔·科莱奥内站在巴勒莫港^①长长的木板码头上，目送那艘启航前往美国的大型远洋客轮。要不是父亲给他来了新的指令，他此刻已随那条大船启程了。

他向那条把他送到码头来的小渔船上的人挥手告别，那些人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保卫他。小渔船冲开远洋轮的尾浪，就像一只勇敢地跟在妈妈身后游泳的小鸭。船上的人挥手回应；他今后不会再见他们了。

码头上一片繁忙。身穿宽大工作服、头戴工作帽的工人正忙着从其他船上把货卸下来，装上开进长码头的卡车。这些人块头不大，但很精干。虽然鸭舌帽掩盖了他们的面部轮廓，但看长相他们不像意大利人，而像阿拉伯人。在他们中间，有人将成为他的新保镖，在他见到唐·克罗切·马洛之前，他们要确保他的安全。马洛是“友中友”的龙头老大。尽管报纸和外部世界称他们为“黑手党”，人们在西西里却称他们“友中友”。西西里的普通人从来不使用“黑手党”这个词。他们从来不称唐·克罗切·马洛“龙头老大”，而是称他“善人”。

在西西里两年的流亡生活中，迈克尔听到过不少关于唐·克罗切的故事，有的说得神乎其神，他简直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存在。从他父亲那里来的指令非常明确：他今天将与此人共进午餐，安排

意大利头号土匪萨尔瓦多雷·吉里安诺逃离西西里。如果迈克尔·科莱奥内带不走吉里安诺，就不能离开西西里。

在码头另一端，不足五十码开外的狭窄街道上，停着一辆大型黑色轿车。汽车前面站着三个人，就像是在耀眼的阳光形成的金色幕墙上剥离出来的三个黑色长条。迈克尔朝他们走去，接着停下来点燃一支香烟，审视着这座城市。

巴勒莫位于一座死火山形成的碗状盆地的底部，三面是耸立的群山，一面濒临波光粼粼的蓝色地中海。整个城市都沐浴在西西里岛正午的金色阳光中。洒落在地面的阳光略略泛着红色，仿佛在诉说西西里几个世纪以来的流血冲突。太阳给希腊神庙雄伟的大理石柱、蜘蛛般的穆斯林塔楼、精雕细刻的西班牙大教堂的正面都抹上了一层金光。在远处的山坡上，诺曼古城堡的垛口依稀可见。这些都是基督诞生之前各个时期统治西西里的残暴军队留下的。在古堡城墙的另一侧，圆锥形的山体紧紧环抱着有几分温柔的巴勒莫市，仿佛一道绳索紧紧地绕在这座城市的脖子上，群山和城市好像都优雅地跪着。再往上，无数小红隼鹰正在蔚蓝的天空中翱翔。

迈克尔朝站在码头另一端等候他的三个男人走去。他们的黑色身影逐渐清晰起来。他越走看得越清楚。他们似乎正在散开，拉大彼此间的距离，准备上来把他围住。

这三个人都了解迈克尔的来历。他是身在美国、势力却已延伸到西西里岛的“教父”、赫赫有名的唐·科莱奥内最小的儿子。迈克尔杀死了科莱奥内帝国的一个敌人，同时还杀了纽约市的一名高级警官。由于这两起命案，他一直在西西里岛避风，过着流亡生活。现在终于有了“安排”，他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，继续当科莱奥内帝国的王储。他们打量着迈克尔，发现他走路步速很快，步履

① Palermo，意大利西西里首府，位于西西里岛北部。

轻松，虽有些疲惫，但十分警觉，双颊凹陷，使他看上去像个饱经苦难和危险的人。他显然是一个“值得尊重”的人。

迈克尔走出码头时，最先迎上来的是一位胖胖的神父。此人头戴一顶油腻腻的蝠形帽，身穿修士长袍，白袍的领子沾着西西里岛的红色沙尘。领子上面是一张肉墩墩的世俗面孔。

他就是龙头老大唐·克罗切的胞弟本亚明诺·马洛神父。他的举止略带腼腆与虔诚，不过他对自己声名显赫的哥哥忠心耿耿，对那个近在身边的魔鬼从来没有二心。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甚至私下议论，说他把向他作忏悔的那些人的秘密都告诉了唐·克罗切。

与迈克尔握手时，本亚明诺神父的笑脸中透出几分紧张，可是看见迈克尔抿着嘴的善意微笑，他似乎很惊讶，也随之松了口气，因为这不像著名杀手的微笑。

第二个人彬彬有礼，但不太热情。他是整个西西里岛的警察首脑弗雷德里科·韦拉尔迪警督。那三个人中，只有他脸上没有丝毫欢迎的笑容。他人很瘦，但衣着讲究，对一个拿国家工资的人来说，讲究得有些过分。他有一双湛蓝的眼睛，目光冷峻——这是很久以前诺曼征服者的遗传。韦拉尔迪警督不可能喜欢这个杀过高级警官的美国人。迈克尔可以在西西里碰碰运气。跟韦拉尔迪握手就像握在刀刃上。

第三个人又高又壮，与那两个人站在一起显得很魁梧。他紧紧握着迈克尔的手，把他拉向自己来了个热烈拥抱。“迈克尔老弟，”他喊了一声，“欢迎你到巴勒莫来。”他随后松开双臂，用好奇而又审慎的目光打量着迈克尔。“我是斯特凡·安多里尼，和你父亲一起在科莱奥内家族中长大的。我在美国见过你，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。还记得我吗？”

说来也怪，迈克尔居然还记得。斯特凡·安多里尼的头发呈红棕色，这在西西里人当中极为罕见。这也平添了他自己的烦恼，因

为西西里人认为犹太也是红头发。他的面孔同样令人难忘。他的嘴形状不规则，但是很大，血红的厚嘴唇像刚切下的肉。嘴唇上方是两只毛茸茸的鼻孔。两只眼睛镶嵌在深深的眼窝里。虽然他面带笑容，但是看见这张面孔的人肯定会做恶梦。

有那个神父在场，迈克尔立刻明白这是在接头。但是韦拉尔迪警督到场使他感到意外。安多里尼尽一名亲友的责任，仔细向迈克尔介绍了韦拉尔迪的官方身份。迈克尔非常谨慎。这个人来干什么？韦拉尔迪因追捕萨尔瓦多雷·吉里安诺而声名大振。显然，警督和斯特凡·安多里尼两人相互之间都没有好感。他们就像两个准备决斗的人表现出那种彬彬有礼。

司机替他们打开车门。本亚明诺神父和斯特凡·安多里尼恭恭敬敬地把迈克尔让进后座。本亚明诺神父表现出基督徒的恭谦，让迈克尔靠车窗坐，自己则坐在中间，因为他一定要让迈克尔看看巴勒莫的美丽景色。安多里尼坐在后座的另一侧。警督已经钻进车里，坐在司机一侧。迈克尔注意到，韦拉尔迪警督紧紧抓住车门的把手，以便随时快速打开车门。迈克尔心想，也许本亚明诺神父赶快坐到中间那个座位上，是为了减少成为袭击目标的可能性。

轿车像一条大黑龙在巴勒莫的街道上缓缓行驶。在这条大道两侧是格调高雅的摩尔式住房、巨大的希腊立柱式公共建筑物，还有西班牙教堂。私人别墅有的漆成蓝色，有的漆成白色，也有的漆成黄色，而且都带有摆满鲜花的阳台，在他们的头顶上方形成了一条空中走廊。如果不是有一些意大利宪警小分队，这倒真是一道亮丽的景观。这些宪警四处巡逻，随时准备使用手中的枪。那些阳台上布置了很多宪警。

与周围的车辆，尤其是与那些从农村运新鲜农产品进城的骡车相比，他们的轿车简直是鹤立鸡群。这些骡车油漆的颜色生动明快，而且到处都上了漆，连车轮的辐条和架骡的车辕都不例外。许

多骡车的侧面都画着富有戏剧场面的画，有戴着头盔的武士，也有戴着王冠的国王，这些人物都出自西西里关于查理曼和罗兰^①的古老传说。不过迈克尔看见，有些车上画着一个穿鼯鼠皮裤和无袖白衬衣的英俊青年，腰里的皮带上别着枪，肩上也挎着枪，下面是两行诗句，结尾是由大红字母拼成的名字：“吉里安诺”。

在西西里流亡的时候，迈克尔听到大量关于萨尔瓦多雷·吉里安诺的故事。这个名字不断在报纸上出现。到处有人在议论他。迈克尔的新娘阿波罗尼亚说她每天晚上都要为吉里安诺的安全祈祷，西西里岛上几乎所有的儿童和青年也都这样做。他们喜欢他，他们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他们都梦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他很年轻，二十多岁就被大家赞誉为了不起的将军，因为他打败了派来和他作战的宪警部队。他相貌堂堂，慷慨大方，把打劫来的大部分财富都分给了穷人。他很讲道德，严禁手下人伤害妇女和神父。在惩处告密者或叛徒的时候，他总要给他们时间做祈祷，让他们清洗自己的灵魂，以便和另一个世界的统治者相处好。迈克尔对这些都很了解，无需他人向他介绍。

他们的车拐出林荫大道时，迈克尔看见一幢房子的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黑字告示。他只瞥见开头第一行上“吉里安诺”这个名字。本亚明诺神父朝车窗方向欠过身说：“那是吉里安诺的一份声明。不管怎么说，巴勒莫的夜晚仍然在他的控制之下。”

“那上面说些什么？”迈克尔问道。

“他允许巴勒莫的人重新乘坐有轨电车。”本亚明诺神父回答说。

“他允许？”迈克尔笑着问道，“一个歹徒的允许？”

坐在车子另一侧的斯特凡·安多里尼笑起来。“因为有宪警坐

^① Charlemagne and Roland，法国中世纪英雄史诗《罗兰之歌》中的人物。

电车，所以吉里安诺就炸电车。不过他事先总要告诫人们不要去坐电车。现在他已经答应不炸电车了。”

迈克尔干巴巴地问：“吉里安诺为什么要炸有警察乘坐的电车呢？”

韦拉尔迪警督回过头，蓝色的眼睛盯着迈克尔。“因为罗马当局太蠢，逮捕了他的父母，说他们跟一名罪犯，也就是他们的儿子有来往。一项法西斯式的法律，从来没有被共和国废止。”

本亚明诺神父以平静而又骄傲的语气说：“家兄唐·克罗切出面斡旋，把他们释放了。哦，家兄对罗马当局非常恼火。”

天哪，迈克尔心想。唐·克罗切对罗马当局非常恼火？这个唐·克罗切究竟是什么人，不就是黑手党的龙头老大吗？

轿车在一幢长达一个街区的玫瑰色大楼前停下。大楼的四角各有一个伊斯兰风格的蓝色尖塔。它的入口处有一个与众不同、带宽绿条纹的天篷，上面印着“尤姆波尔托饭店”的字样，门口站了两个身穿带金光闪闪纽扣制服的人。但是，迈克尔并没有被这种景象所吸引。

他那双训练有素的眼睛把饭店前面这条大街上的情况全都看清楚了。他至少看见十个保镖，有的两人一组在街上走动，有的靠在铁制的扶手上。这些人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身份。敞开的上衣里露出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武器。迈克尔刚下汽车的时候，有两个抽细雪茄烟的人一度挡在他前面，仔细把他打量了一番——好像要目测他的身高，准备给他挖墓穴似的。他们对韦拉尔迪警督和其他几个人则毫无兴趣。

这一行人进去之后，保镖就封锁了大饭店的入口。前台大厅有四名保镖护送他们进入一条走廊。这些人就像皇宫里的侍从，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。

走廊尽头是两扇大橡木门。有个人从高高的、皇帝宝座似的椅

上站起来，用一把黄铜钥匙把门打开。他鞠了个躬，并向本亚明诺神父投以心照不宣的微笑。

进门后，就是一个豪华套间；法式落地窗打开着，窗户外侧是一个精心打理的大花园，柠檬树的清香透过窗户飘了进来。迈克尔走进房间时，看见套间内侧站着两个人。他心里在犯嘀咕：唐·克罗切为什么受到如此严密的保护。他是吉里安诺的朋友，还受到罗马当局司法部长的信任，尽管巴勒莫满街都是宪警，他们也不会威胁到他嘛。那么这个大佬究竟怕谁，怕什么呢？谁是他的敌人？

这个套间起居室的家具原先是为意大利的一座宫殿设计的——扶手椅硕大无比，沙发像条小船，又长又深，巨大的大理石桌好像是从博物馆里偷来的。这些东西恰如其分地烘托出那个从花园里跑进来欢迎他们的唐·克罗切。

这位大佬伸出双臂拥抱迈克尔·科莱奥内。他这么站着，身高和体宽几近相等。他的头像雄狮，头发浓密花白，像黑人那样带着卷儿，梳理得非常仔细。他那双乌黑的蜥蜴般的眼睛，就像镶在肉墩墩的面颊上方的两粒葡萄干。他的面颊就好似两大块红木，左半边刨得很平，右半边则堆满了肉。那张嘴显得出奇的精巧，嘴上面是稀稀拉拉的胡须。他的鼻子像一根端庄的大钉子把他的脸变成了一个整体。

可是，除了那颗帝王般的脑袋，他浑身上下都像个乡下人。他身躯肥大，中段以下套了一条宽大得不合身的裤子，由两根宽宽的米色吊带吊着。他上身那件特大的白衬衣刚洗过，但没有熨烫。他没有系领带，也没有穿外套，赤着双脚站在大理石地面上。

他不像一个向巴勒莫的每个企业和广场地摊勒索钱财的人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：他欠下了一千条人命；他对西西里岛西部的控制就连罗马当局也自愧不如；他比那些在西西里岛上拥有大庄园的公爵和伯爵还要富有。

他先敏捷轻盈地拥抱了迈克尔一下，接着说：“你父亲和我是儿时的朋友。他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，我感到很高兴。”接着他询问客人一路上可好，现在有什么要求。迈克尔笑了笑说，如果能来点面包和葡萄酒就好了。唐·克罗切立刻把他带进花园。他也像其他西西里人一样，只要有可能，就在户外用餐。

一棵柠檬树下放了一张小桌，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，摆着擦得亮晶晶的玻璃酒杯。佣人把宽大的竹椅子向后拉了拉，唐·克罗切亲自安排座位，客气程度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。他让迈克尔坐在自己的右侧，让他当神父的弟弟坐在他左侧。他让韦拉尔迪警督和斯特凡·安多里尼坐在他对面，对他们显得不冷不热。

只要有吃的，西西里人都很在行。在与唐·克罗切有关的为数不多的笑话中，有一个是这样说的：在杀敌和美食之间，唐·克罗切更愿意选后者。佣人把食物端上来时，他坐在那里，双手拿起刀叉，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。迈克尔环顾四周，见花园里有道高高的石墙，至少可以看见十名保镖，分散坐在几张小餐桌前，每张桌上最多两个人，而且离他们较远，以便让唐·克罗切和他的客人私下交谈。园子里弥漫着柠檬和橄榄油的清香。

唐·克罗切亲自把一块烤鸡和一些土豆放进迈克尔的盘子，把奶酪末撒在他旁边小碟子里的通心粉上，然后往他的酒杯里倒上浑浊的本地白葡萄酒。他饶有兴趣地做着这一切，真的觉得让他的新朋友吃好喝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迈克尔还真有点儿饿了，因为从天亮到现在他还没有吃过东西。唐·克罗切不断往他的盘子里放东西，不过也非常注意其他客人的盘子，必要时他就给佣人打手势，让他们添酒加菜。

最后他们都吃完了。唐·克罗切呷着浓咖啡，准备言归正传。

他对迈克尔说：“这么说，你是准备帮助我们的朋友吉里安诺逃亡美国。”

“这是给我的指令，”迈克尔说道，“我必须确保他进入美国，万无一失。”

唐·克罗切点点头，他那红木似的大脸庞上露出肥胖者略带睡意的和蔼。他那震颤的男高音和他的脸以及身躯极不相称。“我把萨尔瓦多雷·吉里安诺交给你，这是我和你父亲两人安排的。不过生活中的事情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，总会有意料不到的事情。现在要我继续做这件事比较困难。”他举起手，示意迈克尔不要打断他。“这不是我的过错。我并没有变。可是吉里安诺不相信任何人，即使我也不相信。这么多年来，几乎从他落草为寇的第一天起，我就一直在帮助他生存。我们曾经是合作伙伴。由于我的帮助，他成了西西里最了不起的人物，尽管他现在还是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。不过他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。五千名意大利军人和警察正在搜山，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要我来管。”

“那我就无能为力了，”迈克尔说道，“我接到的指令是，最多等他七天，而后我就必须动身前往美国。”

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心里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帮助吉里安诺逃脱对他父亲来说这么重要。经过这么多年的流亡，迈克尔现在急于回到家里。他为父亲的健康担忧。迈克尔逃出美国的时候，他父亲受重伤躺在医院里。他逃跑之后，他的大哥桑尼也被人杀了。科莱奥内家族卷入了一场与纽约其他五大家族之间生死存亡的搏斗。这场搏斗从美国延伸到西西里的心脏地区，迈克尔的年轻新娘也遭人杀害。他父亲确实几次派人带来消息，说他的伤已经恢复，他已经与那五个家族握手言和，并安排了撤销所有针对迈克尔的指控。迈克尔知道，父亲正等着他回去辅佐。家里人都很想念他，包括他姐姐康妮、哥哥弗雷迪、他那领养来的哥哥汤姆·哈根、还有他可怜的母亲。他母亲肯定还在为失去自己的儿子桑尼而伤心。迈克尔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凯——在他失踪两年之后，她还会想念他

吗？但最重要的是：他父亲为什么要让他推迟回去呢？这可能是一件和吉里安诺有关的十分重要的事情。

突然，他意识到韦拉尔迪警督那双冷峻的蓝眼睛正盯着他看。那张瘦削的贵族脸上露出鄙弃的神情，仿佛迈克尔表现出了胆怯。

“别着急，”唐·克罗切说道，“我们的朋友安多里尼现在还是我和吉里安诺及其家人之间的联络人。我们要在一起商量商量。你走的时候，到蒙特莱普雷^①去看望一下他的父母，你要去特拉帕尼^②，这是顺道。”他顿了顿，微微一笑，不过这微笑没有挂在他那庞大的面颊上。“他们把你的计划告诉我了。全都说了。”他特别强调了一下，不过迈克尔觉得他不可能知道所有的计划。教父从来不会把什么都和盘托出。

唐·克罗切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。“我们这些热爱吉里安诺的人，在两件事情上意见是一致的。一是他不能再留在西西里了，二是他必须移民到美国。韦拉尔迪警督也同意。”

“其实这对西西里来说也很奇怪，”迈克尔笑着说，“这位警督是警察局长，曾发誓要抓住吉里安诺。”

唐·克罗切笑起来，笑声显得短促而尴尬。“有谁能理解西西里？其实这也很简单。罗马当局情愿让吉里安诺在美国过愉快的生活，也不想让他在巴勒莫法庭的证人席上大呼小叫地指控。这一切都是政治。”

迈克尔颇为不解。他觉得很不爽。这不是在按计划进行。“让他逃跑为什么对韦拉尔迪警督有好处呢？处死吉里安诺并没有什么危险嘛。”

韦拉尔迪警督以不屑一谈的口气回答说：“那倒是我的选择。

① Montelepre，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省的小镇。

② Trapani，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的港市。